

别样情怀

苏士澍的源汇情缘

■张静

源汇区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的结缘，源于“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书法艺术教育推广活动和源汇区打造受降路历史文化街区牌坊的题词事宜。

2017年9月5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一行在源汇区许慎小学与学生齐聚一堂。面对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苏士澍兴致盎然，用正、草、隶、篆等书体挥毫泼墨。同时，苏士澍为全国中小学书法进校园而创作的歌曲《中国字·中国人》在校园唱响。

我陪同苏士澍参观了许慎小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字苑”文字大道、《说文解字·叙》书简石刻、阳光书吧、书法教室、管弦乐教室……在许慎小学书画作品陈列室，苏士澍为正在练习书法的孩子们适时点评，并欣然题写了“淳笃博学 向上向善”的许慎小学校训。

在随后举行的书法进课堂座谈会上，我聆听了苏士澍对书法艺术的指导。他说，漯河是许慎故里，要依托许慎文化园积极弘扬漯河文化、推动书法进课堂，希望漯河进一步把许慎文化品牌做大做强。汉字、书法是中华民族瑰宝，在小学教学中，一定要将“六书”理论运用到识字教学实践中，让孩子们了解造字方法、理解汉字的本义，在全国做出表率。汉字是中华民族基因，小学要坚持开设书法课，让孩子们从小写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人。

源汇区许慎小学书法社团的建立、书法艺术校本课程的开设，各种书法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全体师生认识、学习书法，并爱上书法艺术，还促进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课题研究。这些都与苏士澍的指导密不可分。

2019年，源汇区规划打造了受降路历史文化街区。为凸显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规划部门在受降路的东西入口处设计了两座牌坊，东边入口牌坊，两巨幅长联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张海先生题写的。西边入口处的牌坊让谁来题词？这让我犯愁许久。

“张海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让现任的书法主席苏士澍题词可否？”一语惊醒梦中人！但是，我仅陪同苏士澍调研过一次，并无过多交往，他是书法界泰斗，是否愿意题词，还未可知。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苏士澍主席发出了邀请函，并把要写的牌坊名和两对牌坊楹联一并发给他。他不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对楹联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使对联内容进一步升华，更加符合对联的要求，更能体现抗战胜利受降的意义。

三周后，苏士澍把两对四幅楹联都寄了过来。打开带有墨香的宣纸，我立刻被那潇洒的字体所吸引。他的书法体现了孙过庭书谱所说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意蕴，从每一笔到结构、章法，均可以在古人的作品里找到依据，又与古人的审美处理有所不同，富有当代气息，既稳重坚实，又洒脱活泼，让人产生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之感。

无论是苏士澍对受降路历史文化街区牌坊的题词，还是深入源汇区许慎小学传播“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理念，都让人深深感受到一代大家的仁厚和温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苏士澍与源汇区的情缘，激励我们以文化自信为底蕴，以德、育人为灵魂，推动源汇区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生活余香

澧河漫步

■帅行明

秋末的一个午后，阳光和煦，天蓝风静，我信步来到澧河岸边，选一段河堤，剪一幅秋色。浓浓的秋韵，便在眼前徐徐化开……

从斜拉桥南边沿着步行道往西，两边的银杏树浮光耀金。满树满树的叶片，有金黄有芽黄。黄得那么高贵，又让人憔悴，像千万只金蝴蝶正在树顶亮翅，又像皇后头顶的金绣鸾凤摇曳生辉。偶有叶片落下，轻盈地打几个回旋，亮丽的黄色便在树下慢慢铺展。河堤的草坪，就披上了一层层金丝绸的外衣。时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捡拾几片银杏叶，弥足珍贵地夹在书本里。灿烂的一丝惬意便从嘴角飞到了发梢，她们是在收藏金色的故事！

与银杏相间的有很多栾树。栾树的树冠上，殷实的果实都珍藏在串一串的荷包里。荷包褐色，三面呈心形构造，近看又像一串串小灯笼悬挂树冠。栾树的荷包密密匝匝，鼓鼓满满，似乎要给勤劳的人们送去金钱犒赏。除栾树，还有青翠的塔松、泛黄

的水柳、红色的枫树……它们斗艳而不争奇，各色纷呈，为澧河之秋渲染出祥和的风景画。

下了河堤便是亲水漫步，秋水清，河面静。近距离走在水边，心灵一下子被洗去铅华，让人更加爱惜眼前的一切！几只小鸭仔在欢快地扎猛子戏水，不时地张开翅膀，扑棱棱地在秋水上健步如飞。沉淀了多少浮躁多少烦恼的秋水，洗濯着野鸭一家的幸福和欢乐。世间的繁华喧嚣，在这里荡然无存。野鸭划过的一道涟漪，很快也消融在秋水里。河面开阔处，几丛菊花还在怒放，密匝匝的小花朵从岸边的石墙上往水面瀑去，远看像孔雀展翅一样伫立水边。菊花下有浅浅的芦苇草，那里应该是野鸭的家。如此澄澈的秋水，更兼湛蓝的天空，虽没有共长天一色的绮丽，也一能让我为眼前的秋水陶醉。

往回走，路过一片荷塘，荷花已残。我正在为描写澧河之秋而搜肠刮肚时，是苏轼的《赠刘景文》让我对此行有了好的总结：澧河好景君须记，最是水清叶黄时。

红尘百味

一副象棋

■重剑无锋

我藏有一副象棋。这不是普通的象棋，而是纯铜质的，每颗棋直径约五厘米，重量近半斤，沉甸甸的，棋盘也是纯铜薄板制作，熠熠生辉。没事的时候，我常拿出来认真擦拭把玩，却很少用来实战。

这副象棋，是洛阳的老周送给我的。前年“五一”放假时，我去洛阳看牡丹，顺便见了老周，临走时他说：“这次送你一副象棋。上高中时弄丢了，你一颗棋子，我当时说了，将来送你一副象棋。我一直没忘了你这个诺言。”

老周是我的高中同桌，长我两岁。上高中那会儿，两家的生活条件都不好，我们就在学校合伙吃饭，每顿饭只打一份菜，配着从家带来的咸菜下饭。老周学习偏科，数学英语出类拔萃，文科却很一般，尤其是历史地理较

差。我比较均衡，没有多突出的，但每科都不差。一九八四年，我俩同时考上大学，只不过我是本科，他是专科。他到东北学了冶金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铜加工厂工作，没几年便下海经商，做起了铜生意。这一做，就是十年。

老周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铜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到哪儿都有铁哥们。他跟我说，做生意没啥窍门，一是能吃苦，二是讲诚信。他的货绝对保质保量，只要谈好价格，其他的就交给他们，客户都放心，准保按时按质按量到货。

如今，老周的铜生意仍然风生水起，无论市场如何变幻，客户都依然稳定，所以他很少出去谈业务，去外地完全是找朋友游山玩水。生意做到这个份上，真对得住公司的名称：品诚。

幸福渠边的幸福生活

■杨晓曦

老漯河人，都知道幸福渠。过去，我们会顺着老北街歪歪扭扭的柏油马路，来到北环边的幸福渠。渠两边种满了杨树，春去秋来，落叶如棉被，厚厚地铺满了幸福渠。一群孩子，手拿铁丝、布袋，到幸福渠上分地盘、扎树叶，扎满一串，将进袋子里。背回家去放进柴房，烧火做饭、支整子烙馍。

太阳从远处的树梢落进渠边庄稼地时，孩子们各自背着一袋子杨树叶回家，跑累的小腿儿更沉重，就有人说：“百货商店、澡堂子早就烧煤球取暖了，咱家啥时候也烧煤球，就不用天天来扎树叶了。”

就有人附和：“别站在地上说天说的话，那煤球得多贵，净想好事。”这好事，从幸福渠那里开始，我把它放在

了心里盼望着，爷爷说过，盼望盼望，望得多了，就望到了。

那年，家里用上了煤炉子，不用再扎树叶了，时间一下子宽裕起来。我开始学画画。假期，跟着美术班的师兄师姐，顺着幸福渠步行，去老窝镇的一个村庄写生。步行不是因为城乡车少，而是大家都舍不得花钱。

幸福渠两边平整了许多，渠里有水，水里有菱角，渠两岸，杂草丛生。一路往东，渠上的土路歪歪扭扭，路面葵藜蔓延，不小心就扎了脚。问了无数次“到了没有”，无数次答“快了，快了”后，才终于到达沙河的一个渡口。渡船停靠在河对岸，我们等了近一个小时，才有人从对岸杂草横生的坡上下来，撑船过来载我们过河。顺着杂草下土坡，连跑带滑，鞋子里灌满了沙子。

我当时想：要是有一座桥能连接两岸，就好了。

盼望着，盼望着，望得多了，桥，果真有了，且还不止一座。

忽一日，北环北移，老北环变成了淞江路，又宽又敞亮。幸福渠依然紧贴老北环横贯东西，以它为参照物的城市与乡村融为一体。

又一日，淞江路北侧的幸福渠，被蓝色的围挡围了起来。施工现场叮叮当当，轰轰隆隆，机器挖掘声不断，施工人员正在开挖明渠，不时地看到有大批的花草树木，被大车运进去。

幸福渠，正在酝酿幸福。

果不其然，幸福渠水系全线贯通后，城市突然间“四面繁花两香径，一池碧水润新城”。旧城换了新颜，一派水城景象。沿渠行，健康步道路面整洁，两岸乔木灌木葱茏，四季常

青，一段一景，还种植了银杏、高杆石楠、黄杨等植物，城市公路、农村公路，与水系、景点、田野、村庄相映成趣。

幸福渠突然就成了我家的后花园。出门三五十米，即可漫步花园。因为心底那份牵挂，我和幸福渠相看两不厌。流连于幸福渠亭台楼阁间，我会对花朵肃然起敬，会喜欢荷花的脱俗、桃花的灼灼、百合的清香、菊花的绚烂。闭目呼吸，浅浅淡淡的花香入鼻，那是幸福的味道吧？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脚下的土地，苏醒了，一颗颗飞扬有爱的心。我用画笔，用文字，记录它从浅淡荒芜到雍容华贵，记录种花人和赏花人的美好心事。我和幸福渠会心一笑，这是幸福的味道。我幸福，它也幸福。

回乡见闻

■魏军涛

回到家乡，远远看见我家那幢青砖绿瓦的老屋，在周围一群粉白小楼的映衬下格外扎眼，好像是个长满绿锈的老古董，左邻右舍竖起的楼房，一座座粉墙白瓷，与我家的老屋形成了鲜明对比。爸爸笑着说：“现在，就数咱家的房子老得有岁数了，人家都起了新楼。要不是你们都在外上班，住不着老屋，我也要盖新楼了。”我不禁也笑了，现在盖房说盖就盖，在过去，可没这么容易。

小时候，家家户户缺吃少穿，当时，我家的房子在村上算是数得着的好房子了。大多数村民住的是低矮破烂的土坯草房，房顶是用蔑席覆盖木椽，铺上厚泥苫上麦秸做的。三年两载后，风吹日晒，泥裂枯腐，开始漏风渗雨，就得不断修补。那时，村里最常见的灾祸就是失火，一年中，总要有几户人家的草房遭受火灾。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家家户户一夜春风般地纷纷盖起了砖瓦房。我家的破房子也寿终正寝，翻起了四间高大

明亮的新房。虽然我盖过房，但盖房的辛苦我是知道的。要盖房，几年前就得开始准备。锯掉自家多年的老树，用几年卖粮积攒的钱再买十几棵大树，两架大梁、十五根檩条、几百条椽子、大木小门、左右窗子样样不能缺。这木料是准备足了，可难的是打坯烧窑。打坯烧窑完全是个下力活，全家老少都得上阵。拉沙、拉泥、拓坯、装窑、烧窑、出砖，一年下来，人得瘦几斤、脱层皮。老房子一扒，一家几口人加上生活用品，全挤在两间又小又破的厢房里，剩下的就等着破土动工了，一座房从筹划到盖成，得好几年。

记得新房子落成后，爷爷总是围着房子转转、看看，摸摸这、敲敲那，乐得合不拢嘴，一双老眼眯成了缝。爸爸的腰杆挺得笔直，走路都是得劲的，但他常在吃饭时对我们说：“咱家的房子能盖成，除了咱家人的辛苦付出和省吃俭用外，更多的要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这样的好日子，在旧社会是想都不敢想的。”

国家出台的惠农富农政策，让农民的生活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人们

的生活一天一个样，银行账户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一间间砖瓦房、平房被推倒，立起一座座小洋楼。小楼宽敞气派，墙外贴满整齐漂亮的瓷砖，屋内铺着光亮如镜的地板；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沙发、茶几、空调、冰箱，应有尽有；院子里种些花草，栽几株葡萄石榴，大门口水泥路一直可以上大路。

闲时，我和爸爸漫步于乡村小径，只见到处青翠欲滴，新修的乡间水泥路光洁平坦，两旁的庄稼欣欣向荣，座座粉白的小楼掩映于竹影林色中。清丽的景，斑斓如画。看着这一切，抚今忆昔，禁不住感慨万千。我家的老屋，是乡村生活的见证，它留着我们的乡愁，也让我们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枯苇萧萧

苇一些生机。我猜想，这些水鸟，一定也记忆着枯苇曾经的绿，它们也一定明白，这些枯苇，“枯”了一定还会绿，它们是在觅食中等待，是在觅食中陪伴。这是一些有情义的水鸟。

有时候，一群麻雀会霍然落在大片的枯苇丛中，踞在枯苇的秆上，或者叶片上，叽叽喳喳地叫着觅食。于是，喧闹一片，生机毕现，让人感觉，好欢喜，好欢喜。

一丛丛的枯苇，我喜欢它们那种“拥抱”的姿态。

独居一隅，就那么一丛丛，一丛丛，看上去，好孤单，好孤单，所以，它们才懂得“拥抱”。风一起，它们便“拥抱”得更紧了，仿佛明白自己的微弱，于是，就用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寒风的扫荡。它们给人一种家庭的感觉，一丛枯苇，就是一家人，互相照拂着，和和睦睦地在一起过日子。

一些小鱼儿，就喜欢在从苇边觅食，围成一圈，喋喋有声。聚散无常，游来游去，让人在这苦寒的冬日里禁不住想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那份欢快，想到“莲叶何田田”的那份热闹。

这些绕苇觅食的小鱼儿，是从从枯苇的精灵，是枯苇身边的歌者，唱的什么歌？鱼儿知道，枯苇知道。

眺望水之决，总会看到有那么几株枯苇，在水面摇荡着，孑然而立，挺然而立，而它们的美，也正在这份“孑然”

“挺然”上。它们是枯苇中的“逸者”，高傲地存在着，狷介地存在着，孤绝地存在着，它们也许明白，保持此种状态，才更像一棵芦苇，挺然而立，是芦苇的本性，纵是枯了，本性不改。它们，似乎更大程度地彰显了芦苇的骨性、芦苇的韧性，它们，是一株芦苇倔强一生的写照。

站立岸边，观看枯苇，我很静。同样有一些人，也喜欢站立岸边看枯苇，他们也同我一样，很安静，很安静。我觉得，

这份安静，大好，是对枯萎的一种肃穆的尊敬。枯了，未必不好，“枯”中，自有生机，这让我想到中国画的一种题材：寒林枯木。画家们之所以热衷此一题材，他们就是从“枯”中，看到了生机；就是想从“枯”中，表现生机。

枯，也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哲学的中国人，总能于现象中发现哲理，从而哲学地看待人生，看待未来。

我站在河岸边，看枯苇，看到了枯苇的现在，更看到了枯苇的未来……



身居山野

口吟诗，随手可作画，谈吐皆不俗，让人不得不钦佩。

屋里的家具也是老榆木的，厚厚的，笨笨的，丝毫没有时髦的款式。却像人的性格一样厚重而质朴。而椅子上漂亮的棉垫，纯手工制成，温暖而妥帖。如果你喜欢舞文弄墨，台桌之上早已准备了笔墨纸砚，无论是随性地画幅工笔，还是写张小楷，都由你心意。或者，你只是静静地坐着，看远山如黛，或是闻风起、听雨落、谈人生。

山野里的雨是美的，一滴一滴，晶莹剔透，从瓦边上流下来，如珠如线。雨滴打在院子里，溅起朵朵水花。山野里的月夜是美的，月光如水，柔软地淌下来，如诗如梦。此时，你还可以听得到自然天籁

的声音，虫鸟低鸣，仿佛一首悦耳的交响曲。夜色阑珊，那些天幕上的星星显得更加美丽。

在小院子里，就着夜色，邀月光入茶，茶汤色酒红，一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此时，你会闻到菜香。是的，那是地地道道的炭火煨土锅。寒冷的日子，炖上一锅菜，斟上一杯小酒，再烤上几块红薯，围炉夜话，不亦乐乎。

山野之趣，四季不同。房屋之外，山野绵延。在这里，一切的生命都呈现自由、随意、放松的状态。你可以与自然肌肤相亲，与天籁融为一体。

山野小屋，如一只宁静的蝴蝶，栖息在大山一隅，质朴无华，宁静淡泊。身居山野，你可以感知岁月，亦可以感知自然……

岁月凝香

■路来森

进入冬天，风景区的芦苇黄了、枯了。没有人去收割，一任其存在着，直到这个冬天结束，来年春天，再生发出新的芦苇，将其覆盖。

不过，萧萧素素，苍苍凉凉，枯的芦苇，也别成一道风景。

芦苇一枯，呈现出的就是全然一白，白的苇秆，白的苇茎，白的苇叶，白的芦花。虽然枯了，却是仍然骨硬、筋韧，根根都挺立着，挺立在水之决，挺立在水之涓。凡植物，只要“挺立”就好看，就有姿态；挺立的枯苇，犹然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感觉。

是枯瘦的美人，是素洁的美人。

每天早晨，我去河边散步，都会在河岸边站立一会儿。不为别的，只为看那无处不在的枯苇。大片的，丛丛的，或者只有几株的，情状都好看。

大片的，微风一起，便唰唰生响，那份声响，听来感觉硬硬的、枯枯的，是一种哀婉的悲音。远望，则芦花似雪，皑皑一白，宛如一片纯净的素心。大片的枯苇，仍然有气势，是一种悲凉的气势，一种倔强的气势。你从它们的枯瘦中，仿佛还能感受到初春的那份生机，盛夏的那种葱郁，它的枯萎的躯体里，仍然保留了一生的记忆和辉煌。

河水，尚未结冰。水至清，清出一份深绿的寒意。一些灰黑色的水鸟，在枯苇丛中觅食，自如地穿行于苇丛间，赋予枯

人在旅途

■王南海

在太行连绵的怀抱中，有一个温暖、古朴的四合院。它安然坐落在大山的怀抱里，优雅悠然。这是一个北方传统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四四方方。门楣上书：雅园。青铜色的大门上，有一个精致的门环。上面雕着活灵活现的龙头。此时，你只需“当当”地叩响，门就会“吱吱呀呀”地打开。

一面漂亮的影壁墙映入眼帘。洁白的墙体上，一个中规中矩的福字，让人感觉喜气洋洋，又意蕴吉祥。墙边恰到好处地摆着几块石，开着几枝花，似乎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又不足。影壁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壁画，这是当地人的传统风俗。在这里，每一处都能触碰到岁月的痕迹。